



烽火皇后

qianghuohuanghou

度寒

下册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人 白 后

qianghuohuang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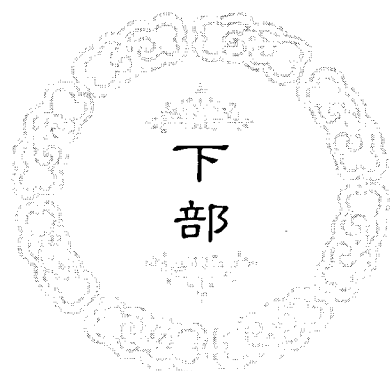
度寒作品

下
册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帝后归京.....	001
第二章 百里家的筹谋	022
第三章 误打误撞到身前.....	045
第四章 帝后相依.....	067
第五章 寻找回到他身边的路	092
第六章 皇后的私房钱	118
第七章 意外来客.....	144
第八章 赫连川的真实身份	171
第九章 死而复生.....	194
第十章 设计铺路.....	219
尾声	250

第一章 帝后归京

过了半月后，轩辕遥带着大队人马启程回京，只留下 20 万驻守边城的大军，以绝后患。

这一次，轩辕遥倒没想着提前走，整日和零窝在龙辇之内，每日里看看路边的风景，倒也悠闲。

路上，轩辕遥将百里行的请求转述给她听，但又生怕她会抛下自己独自回娘家，连忙道：“这事儿虽然是答应了他，可你总得等朕清闲了才回去，不然就干脆拒绝好了。”

“皇上，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你还要应允呢？”其实，回不回所谓的“娘家”，零并不介意，她介意的反而是轩辕遥的态度。

他明明看起来很勉强，可还是给足了百里行面子，这是为什么呢？

他可不是个好说话的男人呢。这难得的温柔，在零看来就分外可疑。

她嗅到了阴谋的味道，总觉得轩辕遥好像又在算计谁似的。

“嘿嘿，要是朕说，朕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不忍心拒绝百里行的请求，你会信吗？”他干笑不止，一看就知道没什么诚意。

“不信，我是我，他是他，我已经强调许多次了，你不会当做听不到。”零老实地摇摇头，她可不会相信他的鬼话，这次轩辕遥一定是又动了坏心思，看来这次他瞄准的目标，是她那个名义上的大哥，百里行。

“就知道什么都瞒不过你。”轩辕遥爱怜地拧了拧她的鼻尖，算是默认了她的说法，“你之前在宫中中毒失去记忆后，很多往事都想不起来了，朕派人调查了许久，想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地查清楚。唉，朕没想到，这一番顺藤摸瓜地追查下来，翻腾出来的老底子可精彩了。”

“然后呢？”零追问道。如果单单只是为了调查她，轩辕遥不可能动用这么

大的架势。轩辕遥休想说个只言片语就糊弄过去。“皇上，您就索性一次痛痛快快地说完算了，别我问一句，你就说一点，你不嫌烦，我还嫌累呢！”

“好好好，朕都告诉你。其实朕一直在怀疑，皇兄生前始终在筹划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派人四处打探情况。现在，这件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百里家。因此，朕想借由皇后省亲的借口，亲自过去看看，没准还能发现重要的证据呢。”

事关亡故的先皇轩辕尊，轩辕遥显得有几分颓靡，自从那一晚后，他就极少提到轩辕尊的名字。

他并不是不想念他，正好相反，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轩辕尊。每天早晨起床，他每次望见镜中的倒影，都会陷入一种莫可名状的悲伤之中。

作为双生兄弟，轩辕尊从小就照顾他，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人都多。可是，轩辕遥居然会相信最亲爱的哥哥会背叛自己。哪怕是轩辕尊刻意往这方面引导，他也不该去相信。

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只能尽其全力地帮轩辕尊完成未达成的心愿。

“既然如此，我没什么意见，你想去就去，到时候通知我一声就行了。”零并不认为大张旗鼓地去一趟百里家就真能探听出什么内幕消息，那一窝子人精，心思藏得很深很深，轩辕遥怕是要尽兴而去，败兴而归了。

“小狐狸精，你真好，过来让朕亲亲。”轩辕遥凑过来，神色有点忧郁。

零并未像往常一样，尖叫着躲开。她甚至还往前凑了凑，把略显瘦弱的香肩送过去，说：“心里不舒服，就抱抱我吧，日子总要继续往下过，亡者已逝，生者节哀。再说，死或许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人世间的事，有些东西很难说清楚。冥冥之中有些东西总在操纵着命运，令凡人猜测不透。”

零低下了头。她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吗？她被自己亲手制造的炸弹炸成了飞灰，原以为路走到了尽头，没想到她却穿越到了另外一个时代，还遇到了此生最重要的男人，从此不离不弃。

既然如此，或许轩辕尊也已经另有奇遇，抛弃了此间烦恼，转而到另一个世界去，更加悠闲地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再没有重担加身。

“朕只想为他再做些什么。”轩辕遥整张脸都埋在她的肩上，想从她的身上寻找一种能让他支撑下去的力量。

“那就去做嘛，要不然咱们现在就把百里行叫过来，直截了当地询问他，先皇是否有留下什么未了的心愿，若是他老实回答也就罢了，若是胆敢不从，立即

大刑伺候，由我亲自掌刑，让他头上顶个苹果当靶子，皇上来练习枪法，子弹什么的我全包了，保证让您尽兴。”零慢条斯理地说出这些话，表情也是一本正经，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这些话，似乎出奇地管用。很快，龙辇内笼罩的悲伤忧郁之气便一扫而空。

轩辕遥差点笑岔了气。“小狐狸精，百里行，那是……那是你亲哥哥啊……你居然想出了这个法子来对他？哈哈！百里行知道了，肯定郁闷得要去撞墙。”

零小脸绷紧，说：“为了皇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的福气，百里家出了这么个为君分忧的子孙，将来进了祠堂，见着列祖列宗，也会夸他是好样的。”

“百里行此次立了大功，朕若如此，不是成了过河拆桥的昏君？不妥不妥。”轩辕遥拭掉眼角的泪珠，否决了零的说法，“都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这话果然一点不差。小狐狸精嫁给了朕，心里也就只有朕，这种感觉真好。”

“皇上，我其实也不全是为了您。”零实话实说，凤眼眯成两道危险的弧线，“不知为什么，每次百里行用热切的眼神盯着我看时，人家就总有种直接把他变成人形靶子的冲动。”

零一点都没说假话，她心里的这种渴望越来越迫切，随时都有可能付诸现实。因此，她这次特地和轩辕遥坦白，也算是早点给他打了个预防针，免得到时候没法和轩辕遥交代。

“还不是你不理人家在先，天知道，百里行大概时时惦记着能和你化解恩怨，把百里家最有出息的一个女子拉回到家族阵营当中去。小狐狸精啊，你不把皇后的位子当回事儿，可别人是天天流着口水盼望呢，这叫什么？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得知足。”轩辕遥抱着零的手臂收紧再收紧，他真想把这个爱不释手的小东西揉进自己的骨血里，合二为一。

“我很知足呀。”她愤愤不平地反驳道，“百里家没有我，不会出太大差错，有了我，亦不会得到更多。食君之禄，为君分忧，一切都看他们怎么去努力，光想在人家身上做文章，趁早别去白日做梦。”

“好好好，朕知道了，回京后，你还是可以得到安宁。放心吧，没人会去打搅你。”轩辕遥举起手来再三保证，长吁短叹道，“当男人难，当皇帝更难，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唉，什么时候能有一天，某人能体恤自家夫君辛苦，早点生出太子，培养成为接班人，把朕身上的责任接过去呢？”

零背过身去，假装没听见。

孩子？好遥远的事情啊！

距离龙驾不远的地方，一队走货的商人正在树下整装休息。

为首的大掌柜出奇地年轻，30岁上下，生了一张略显阴柔的脸，惨白无血色，肩膀上隐隐有血色渗出，似是有重伤在身。

“元二爷，您的伤口始终不见好，看来还是得找个郎中把里边的异物挖出来才行，天气越来越热了，再撑下去，这条手臂怕是就废了。”一个随从打扮的人说道。

这个被别人叫做“元二爷”的人，恶化后的臂膀，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息，浑浊的味道，让人心情也跟着无比烦躁。

他反问道：“轩辕遥的队伍到哪里了？”

“不算远，咱们加紧赶路的话，天黑就能追上。”随从忧心忡忡地看着他的伤势，暗暗吸了一口冷气。他伤得如此重，现在完全靠着一口硬气撑着，还能坚持多久呢？

“来不及了，你去找把薄刃，帮朕划开烂肉，把里边的东西挖出来！”

一个“朕”字，立时泄露了他的身份。

他，其实就是数日前在战场上被轩辕遥一枪撂倒在地上的北图国皇帝，拓跋元哉。撤军之后，他等了两天就迂回绕道，潜入了边城，大摇大摆地在龙光国大军的眼皮子底下晃悠了好久，寻思着找个合适的机会，掳了百里吉祥就走。

可惜，龙光国的行宫日夜由重兵把守，这些人全是轩辕遥亲自培养的精英侍卫，拓跋元哉根本就没有靠近的可能。

拓跋元哉不甘心就此放弃，只好筹划着等队伍上路，再伺机出手。

一等数日，一跟又是数日。

拓跋元哉也算是条汉子，愣是忍着伤痛，不吭一声。可惜，那伤口却未如他所愿自然痊愈，反而有更加恶化的趋势。

他的身体在发烧，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带着惊人的灼热，而且脚下发软，浑身都提不起劲来。这样下去，他就算见着轩辕遥，别说是掳人了，就连动手一战都没有可能。

“属下不敢。”那侍卫登时一哆嗦，就算他多生了100个胆子，也不敢朝拓跋元哉下刀子。

“朕让你来，你就来，这是圣旨！”只是说了几句话，拓跋元哉就冒出了一

身虚汗，意识仿佛在渐渐飘离，他想抓也抓不住。

“属下背您去下一个城里边找郎中，遍寻名医，也要将您治好。”侍卫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哆唆。

拓跋元哉的伤根本就不是割开腐肉那么简单，如果他们冒冒失失地动手，只能让他的伤势更加严重，出了半点差错，那可就是弑君之罪，把这队侍卫的祖宗十八代都灭了都担待不起。

“你……”拓跋元哉话没说完，头昏了昏，虚弱地瘫倒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拓跋元哉才终于掀了掀眼皮，苏醒过来。

他的身子很沉重，可还有知觉存在，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久违的活力正缓缓恢复。

“元二爷，您觉得怎么样？”一直在拓跋元哉身旁守着的贴身侍卫凑过来问道。太好了，他总算是醒过来了，他们的小命也能保住了。

“这是……哪里？”拓跋元哉病殃殃的眸子凝聚神光，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周围的景物。

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地方。

“回爷的话，您昏倒之后，属下背着您去城里寻找郎中，在半路上遇到个采药的姑娘，就是她施展妙手，帮您治好了伤口。”侍卫小心地扶着拓跋元哉坐起来，又送上了一杯暖热热的清茶，让他润喉。

拓跋元哉稍微恢复一些精力，活动了一下手臂，发觉之前的麻木感已然消失，伤口也在发痒，那是即将痊愈的信号。“救朕的人呢？”

“在帮您熬药呢……”

侍卫的话还没说完，门外已经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一股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

拓跋元哉眉头紧皱，如果他没听错的话，这位“救命恩人”竟身怀绝世武功，且功力隐隐在他之上。

帝王生性多疑，这里平白无故冒出个能治疗好他怪异伤口的神医，还是个实打实的高手，这让拓跋元哉不得不谨慎。

这女子身着黑衣布裙，一身姑娘打扮，鬓发之间攒了一朵黑色的花，艳丽异常。这女子长相一般，属于一扎到人堆里立刻就沒影的那种类型，过目就忘。

“醒了？”她冷冷地凑近，探出手就想去擦开他的衣服检查伤口。

拓跋元哉下意识地躲开，回道：“嗯，多谢姑娘。”

“怕我伤了你？哼！”黑衣女不满地说，“伤口虽然好转，可还需要调理，如果你不让我继续诊疗，现在就可以走。”

她可真是脾气古怪的女人，一言不合，便立即下逐客令。

皇帝的骨头硬，受不得委屈，一旁伺候的侍卫立即赔了笑脸，说“欢娘，你别急，我们元二爷是刚醒，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平素里不喜欢别人靠近，还有点不习惯。”

“都要病死了，还搬个臭架子给谁看？”欢娘撇撇嘴退开，脸颊肌肉僵硬。

拓跋元哉却又看出个小小的秘密。

这女子，应该是戴了人皮面具，未以真面目示人。

“二爷，您的伤没好利索，还是请欢娘瞧瞧吧。”侍卫凑过来劝道，他非常担心拓跋元哉路上又犯了病，到时候可不知道还有没有那种好运气，半路碰到个女神医来诊治。

拓跋元哉也非不识时务之人，他刚刚躲闪的动作完全出自于本能，并非有意而为之。之前昏迷的几日里，他全身里里外外大概都被这个叫欢娘的女人瞧了个遍，她如果要害他的话，也不会等到此刻出手，自然是不必多加担心。

拓跋元哉点点头，让侍卫帮忙把衣袍解开，露出缠在里边的白布。

欢娘凑上前，手脚麻利地解开白布，等伤口彻底地露出来，这才开始轻手轻脚地清洗伤口。

她即便动作再轻，也免不了会碰到伤口，可是拓跋元哉却仿佛感觉不到疼似的，一声不吭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等她凑得近了，他也就能轻易地发现人皮面具与鬓发之间隐秘的连接处，那连接处处理得极为谨慎，若非事先早有怀疑，拓跋元哉也没法立即就看出来。

特别的淡淡花香，一股一股地蹿入鼻孔，诱人无比，却洋溢着浓浓的死亡气息。

“这伤口很特别，什么暗器伤的？”欢娘的手指冰凉，触到肌肤上时，冷得令人想逃。

“不知道，我还没找到出手的凶徒。”拓跋元哉被她头上插着那朵黑色泛亮的妖娆花朵给吸引，他活了30多年，还从没看见过一朵花能长成这种颜色。

黑色，充满了寂灭的味道，与万物同焚，归于伊始。

“再过7天，你的伤就彻底好了。”欢娘涂抹好外敷的药泥，依旧找来干净的布带帮他把伤口包扎好。侍卫奉上了放在一旁的药碗，这汤药已经晾凉到了适

宜的温度，正好服用。

“我等不了7日，今天就得出发。”

他还有事得办，轩辕遥可不会在半路停下来，等着他把伤口治好了再走。若是让他回到了京城之内，躲进把守森严的皇宫，想要掳走百里皇后，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你去哪里？”欢娘的语气很轻，状似无意地问。

“京城，寻人。”拓跋元哉含糊地说。

“我也刚好要去京城，一起吧。”欢娘道。

她下的是决定，并非在询问他的意见，在对方没有反对之前，她又加了句：“这一路上，我还能顺便照顾你的身体。哼，元二爷，你不会吃亏的。”

拓跋元哉想拒绝，也被她堵了回去。他要是不答应吧，真有几分恩将仇报的嫌疑。拓跋元哉只是不解，这个戴着人皮面具的欢娘，明明身怀武功，为啥非得赖进他的队伍里？

拓跋元哉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可他手中的线索还太少，没法理得清。退一步想，他们就算带上一个女人，又能折腾到哪里去，况且带上她了以后，至少身上的伤就不必担忧了。

“好吧。”他终于点点头。

“我去收拾行装，马上上路。”欢娘似乎有点迫不及待，脚步来去如风，立即消失在门前。

为了不惊扰百姓，轩辕遥的大军特意在二更之后才入了京城。他不喜欢做让老百姓夹道欢迎那一套事，几乎每次回来，他都保持着低调作风，悄悄来悄悄去，神不知鬼不觉。

浩然殿，依然保持着帝后离开时的样子，零在桌上随手画出的草图，也闲散地放在原位，宫人们生怕皇后回来时找不到，连地方都不敢挪。

这样熟悉的环境，很快就让零疲惫的身体放松下来。她懒趴趴地倚在贵妃椅上，蜷缩成一团，像极了一只倦意来袭的小猫咪。

轩辕遥忙完琐事，进门时，一眼就望见这样的景致。

“累了就去睡嘛，朕回来自然会去找你。”轩辕遥坐在零身边，让宫人们把炖好的燕窝粥端上来，他亲自吹凉之后送到她的唇边。

拾火皇后

(下)

008

零自是不会拒绝，嘴里说着完全不相干的话：“皇上，有人进过浩然殿，翻动了我的东西。”

轩辕遥大手停顿在半空，呆滞片刻后，继续将燕窝粥送到她的嘴边，问：“会不会是宫人收拾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

“不是。”零肯定地摇摇头，“重要的东西，我都收在匣子内锁好，钥匙就咱俩有。可是，柜子里的书稿却有被动过的痕迹。”

零天生就喜欢观察环境。凡是她亲手布置的地方，绝对少不了相应的防卫工作，这几乎都成了她生命的一种本能。所以，哪怕有一丝不对劲，她都能第一时间发觉。

“丢了什么东西吗？”轩辕遥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清楚地知道，她手中掌握的一切如果传出去，那绝对不是一件小事。那些暴力型武器能够改变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

“东西倒是没丢，不过，却不代表来人没有带走。这些东西拓下来虽然麻烦，偏偏就有人喜欢这么做。不过，这些图其实并没有用，是皇上细心帮我收了起来，要不然它早就是废纸一团啦。”零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眯眯道，“核心的东西都还在这里，不把我带走，光有图还是什么都没有。”

宫里果然是是非之地，有心人太多太多，防不胜防。尊贵的身份虽表面上能压住人，可惜并非无时无刻都管用。有些藏在暗处的鼠辈，为了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哪怕是搭上了性命也在所不惜。

“看来，朕只要把小狐狸精藏好了，那就行了。”轩辕遥得语调虽然轻松，可脸色却不大好看。

浩然殿是他们俩的寝宫，即使两人不在京中，守备力量也并不弱。可就是这样，还能让人溜进来，轩辕遥简直有种抑制不住的怒火。

他并不想在她的面前发作，也不愿将她卷入这种诡谲的争斗之中来，因此他一直保持着温和的表情，看着她将一小碗燕窝都吃完。

“皇上，还有件事哦。”零玩弄着手指，笑容坏坏地说，“听说啊，先帝的妃子在咱们离京之后，就另外安排了妥善的地方居住。可是那些空出来的宫舍，马上又被人分占了。现在，为你准备的妃子们还未送来，再等两天，大概就有‘一心为君’着想的大臣们联名上奏，恳请皇上以‘国事’为重，多为皇室留下几条血脉……”

在轩辕遥那边碰了一鼻子灰的大臣们，筹划数月后，决定转移目标。皇上不

肯纳妃，无非是怕百里皇后不肯。既然如此，那就让皇后张口去求，这样皇上也就能顺理成章地应承下来。

哪个男人会嫌拥有的女人多呢？九五之尊的皇帝，本该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自古以来，便当如此。

零才进来浩然殿，被堆满桌子的折子给震惊了，等她翻阅过后，就忍不住想笑。折子上全部都是些千篇一律的大道理，从古代的圣人贤者，写到了各朝贤德开明的皇后，里里外外透着股子胁迫之气，根本不容她拒绝。

“小狐狸精，你又在胡说八道了，朕身子骨不大好，可应付不了那么多女人，只你一个，就已然精疲力竭，再没多余精力了。”轩辕遥卖力解释道，他恨极了到皇后跟前来搬弄是非的人，“是哪个不要命的东西在乱嚼舌根，朕现在就叫他闭上嘴，永远都说不出话来！”

零笑得肚子都痛了，冲着里间屋的桌案努努嘴，说：“朝中能说得上话的重量级人物都到了，呵呵，他们可是生怕皇上被祸国妖姬给缠得失了魂魄，这是想转移你的注意力，把恩宠分散出去，以防万一呢。”

轩辕遥气冲冲地走到桌前，看一本撕一本，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零跟过来，幸灾乐祸地地看着轩辕遥说“他们都是好意嘛，万一您太过迷恋我，不小心就亡了国，这罪过可就大喽！大臣们说了，这种事历史上可是发生了很多次呢。”

“呸！把亡国的罪孽赖到女人身上，才真算不上是个男人！”轩辕遥说到气头上，更是懒得再看，让下人们把洗脸盆拿过来，折子往里一丢，用蜡烛燃起，“往后再有人往上递这种狗屁玩意，你也不用理会，朕自有决断。”

火光里，零的小脸红扑扑的，像是刚刚成熟的苹果，透着诱人的色泽。“皇上，你有做昏君的潜质，认准的事就一条道跑到黑，根本不听别人的提醒呢。”

轩辕遥俯下身，轻声说：“朕算听明白了，你这是闲着没事儿消遣自家夫君呢。咱俩不是应该抱成团，一致对外的吗？你倒好，站在旁边看热闹也就罢了，居然还说风凉话。”

“哎哟，我也是没办法呀，虽说是皇后，可偶尔也得顺应民意嘛。”零继续挖苦道。

“你顺着朕就行了，别人不必管。”轩辕遥轻轻吻上她的唇。

“皇上……”零渐渐习惯了他的这种举动，嚅唻一声，闭上眼享受起来。

拾火皇后

(下)

010

“小狐狸精，我们明天就去百里家商定大婚最后的事宜，好不好？朕真不想再继续忍耐下去了。”轩辕遥一本正经地说。

“好，都依你。”零低声回应道。

有感觉的人，并不只是轩辕遥而已，零心里也难受得很。她明白轩辕遥的心意，不管怎样，百里吉祥毕竟曾是轩辕尊的宫妃，即使她从头到尾都是清白之身，也无法改变世人眼中对她固有的成见。唯有用最最正式的礼节迎她入宫，才可以让世人重新审视他们的这位新皇后。

皇帝敬重的态度，也可以改变人们心中的看法。

水盆里的火焰渐渐熄灭，纸张燃烧后，一股浓重的焦味传来。

“我们刚刚说什么来的？”轩辕遥率先反应过来，迅速转移了话题。

“呃……”零愣了半晌，才终于反应过来，“我们在说您要纳妃的事儿。”

“小狐狸精，朕从来都没说过要纳妃，现在不会，往后更是不会。”一提起这个，轩辕遥的火气又忍不住地往上冒，他看起来就很像是个见了女人就往上扑的男人吗？

零心满意足地点点头，轩辕遥这话就是说一万遍，她也是百听不厌。“那大臣们的‘好意’该怎么办？在金銮殿上，他们正儿八经地拿这事儿出来议，你还能绷着脸，全都驳回去不成？”

“哼。”轩辕遥冷哼一声，“他们就是太闲了，才没事拿着朕来找事儿，朕只需要给他们找点事做，不就成了？”

“北图国的大军撤了，天下太平，你还有其他事让他们忙起来吗？”零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说。

“只要联想，自然就有事情分给他们去做。龙光国这么大，需要他们操心的地方还很多很多，朕可不想象轩辕尊那样凡事亲力亲为，累得每天连睡眠的时间都没有。”轩辕遥正色道。朝廷养那么多大臣，就是用来为君分忧的，他只需要总揽全局，做个最后的决策者，赏罚分明就好。

“明天我们就先去百里家，给百里行个恩典，让他推举几个宗族子弟入朝为官，朕自有用处。”

零顿了顿，一脸不赞同。“皇上，外戚专权可是个大忌讳，给百里家太多的权力，最终只会破坏掉朝廷内几派人马维系起来的和平局面，我不赞同。”

在零的心里，她关心的人自始至终都只有轩辕遥而已。百里家的兴衰，不关

她的事。

“小狐狸精，那是你的娘家呀，朕的关注度太少的话，于你面子上也不好看。”轩辕遥解释道。之前大臣们递给皇后的折子，还有百里行写的那些个家书，都是想趁着她根基不稳的时候，牢牢地将她控制住。他们也不想想，皇后可是他的人，他轩辕遥便是最大的靠山。那些个大臣想在他眼皮底下耍花招，真当他是性子懦弱的男人，要被群臣牵着鼻子走吗？

“面子，是自己给自己挣来的。再说，我也不会在乎不相干的陌生人的评价。”零感激轩辕遥的这份心，可她更要替轩辕遥考虑周全。

“百里行是个有本事的大臣，运用好了，整个百里家族都是您的帮手，帮助皇上坐稳江山。可是，稍有不当，他们也会随时会演变为一股潜藏的威胁，说不上何时，便要爆发出来。”

她就事论事，所说所想都是站在轩辕遥的角度去考虑，压根不把自己当成是百里家族的一员。如果百里行还想从她身上获得更大的利益，那完全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她早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被家族牵着鼻子走，而身不由己，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百里吉祥了。

“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朕觉得很欣慰。”零的反应，完全在轩辕遥的意料之中。

轩辕遥也承认，她的担忧并非是空穴来风。

如果百里行真的值得他另眼相看，那他必然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赢得飞黄腾达的前程。他的确不该给整个百里家一种错觉，以为有百里吉祥在，便能一路畅通无阻，官运亨通。

零打了个哈欠，从草稿之中拿出一张纸来，平摊到皇帝面前，说：“皇宫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研究场所，太监宫女老嬷嬷，无数双眼睛盯着，我根本不能全力发挥。所以呀，还请皇上给个恩赏，找个偏僻的地方，划一块地给我，再拨点银两出来，稍作休整。三年之后，或许我能找出帮你对抗阳彬国的最稳妥办法。”

轩辕遥定睛一看，好半晌，才问：“这是什么时候画的？以前都没见你拿出来过。”

“从边城回来的路上，我脑子里就忽然蹦出这么个想法，闲来无事，所以就随手记了下来。皇上，这只是张草图，许多细节还未完善，如果你有信心能允我放手为之，稍后我会尽快地做份详细的资料给你。”零说得很认真，并未因为和轩辕遥之间的关系，就强迫他去答应自己的计划。她一直都喜欢靠实力去说服对方，

这个习惯从现代保留到了古代，即使换一具身体，习惯仍旧在延续。

“你觉得京城外的那间宅子如何？周围大概有 300 亩良田，背后靠着山，还有一条河水贯穿通过。”对于她的新奇想法，尝过甜头的轩辕遥是 100% 地赞成。

图纸上这些不明白的地方，他还可以慢慢去了解，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她寻个合适的位置。

“你不多了解下情况，就这么答应了？”零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感激。

“只要是你要做的事，朕必然全力以赴，倾力支持。”轩辕遥摸摸她的头，爱怜地说，“你这颗小脑袋瓜呀，偶尔也要稍微休息下，别无时无刻地都去思考那些复杂的玩意，朕唯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至于这些可以用银子去解决的事，实际上就不算是个事儿。”

“你真是世界上最好被说服的男人。”她故意装得若无其事，用来掩饰那份被在乎被重视的感动。

她暗暗下定决心，此生必定不负于他，倾己全力，也要扶持轩辕遥青云直上，一统天下。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呢，在军中，将士们都用‘冷血’、‘残酷’、‘不近人情’这种词来形容朕，嘿嘿，还是小狐狸精有眼光。”轩辕遥得意洋洋地说。而后，他在她唇边亲了又亲，终于转回正题，说：“如果觉得那块地适合，朕立即就连周围 300 亩的良田一并送给你。那是朕的私产，是朕还是毅尊王爷的时候，皇兄送给朕的礼物。”

“合适，当然合适，其实我最想要的正是那里。”零迟疑了下，颇不好意思地说，“还有就是银子的问题。你知道，后续的投入会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源源不绝，不可中断。”

科研，永远是烧钱的行当。尤其在古代，连最基础的设施都没有，算得上是白手起家，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更是难以估算。她已经在很尽力地向轩辕遥解释了。

可是零仍不能确定，轩辕遥所说的“做好了心理准备”，与她所预想的到底相差了多少。

“小狐狸精，你好像是在怀疑朕的财力呢。”轩辕遥浓眉掀高，瘫坐在椅子上，俨然一个暴发户的形象，“你夫君有的是银子，想花尽管拿去花，朕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养不起，还做什么皇帝。”

零哭笑不得，使劲儿跺跺脚，怒道：“人家说正经的呢，你不要乱打岔。说实在的，你将上百万两银子不断地往我这里投，又为了保密不能对大臣们明说究竟银子是花到了哪里，长期下去，你的金銮殿非得被掀了顶不可。”

“唔。这倒的确算个大问题。”轩辕遥托住下巴，谨慎地思索了三秒，做出决定，“就说朕用那些银子去给皇后买胭脂水粉了。嘿嘿，都是男人，大家明白的，家有娇妻，倾国倾城，日常的花销嘛，自然就大了。”

这是什么馊主意啊！

他这是还嫌她的狐狸名头不够响亮，非得再添点出彩的，让全天下人都以为她是个货真价实的魅主妖精吗？

零抚额兴叹，惆怅莫名。

她不过就想藏在暗处，做些自己喜欢的研究，最好是淡出朝臣们的视线，让他们忽略掉自己的存在。这样被轩辕遥一搅和，她想不成为焦点都难啊。

“行啦，船到桥头自然直，你只管安心地去做喜欢的事，其他的问题朕会帮你妥善解决。”

他并不准备告诉她，就算不动用国库和内务府的银子，他也一样有笔巨额的“私房钱”去支持她做自己的事。那笔钱本来是他打算跟轩辕尊对抗时用来招兵买马的，可惜后面的事情跟他料想中的不太一样。

男人嘛，关键时刻就得像他一样，能不动用“公款”的情况下，满足自己女人一切合理以及不合理的要求，要一给二，要二给四，绝对没有让她空手而归的道理。

皇帝再到百里家提亲的消息，早就在百姓之中传得沸沸扬扬。

有关于这位传奇皇后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说法实在是太多太多，她嫁过两次皇帝，从贵妃到皇后，尊贵不可及。她明明在皇帝登基的时候就被封为皇后，可皇上还嫌过于草率，非要用民间的方式再办一次大婚，风风光光地迎娶皇后进门。

怪事年年有，今年就特别多。

天子的想法，自然不是平民百姓所能揣度的，反正大家跟着看看就好，皇上的事儿，离平凡人的生活太远太远。

百里家上下张灯结彩，净水扑尘，红毯遮地，一派喜气洋洋。

宫里已经送来了消息，午时过后，皇后回门。